

人行 行长

© 醉舞紫毫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行行长 / 醉舞紫毫著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0.6

ISBN 978-7-5399-3691-8

I. ①人… II. ①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5049 号

- 书 名 人行行长
著 者 醉舞紫毫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校对 黄 煜
责任监制 卞宇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290 千
印 张 18.75
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,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691-8
定 价 28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一了中层干部的思想。沈朝东讲了纪律的重要性必要性，请出伟人语录：“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。”

第三十三章 远走他乡

263

你没听说过，得罪一尊神，便是对所有神明的不敬么？看上去道貌岸然，一肚子男盗女娼。这几年的工作下来，我的体会是没有真理可寻，没有正事可做。看到那么多势利小人，我早不想在这里待了，趁着自己年轻，出去闯闯。

第三十四章 今夕何夕

274

一时间郑拓心底涌起无比的伤感，在这个三千里山河的世界，自己算得了什么呢？无非飘浮的尘埃，脚下的草芥，没什么重要，也没有谁记起，假设如今撒手西去，除了自己的亲人，谁会一掬悲痛的泪水？

第三十五章 执手相别

279

他记得销毁清单上有五十元券，但看了一遭却没有承装五十元券的袋子，而不在销毁清单上的五元券，却多了一袋。五十元券一袋是二百万元，五元券一袋是二十万元，两者相差整整一百八十万元。

第三十六章 大梦谁觉

283

翁景红的痛哭，赢得其他参会人员偷偷地会心微笑，大家相信翁景红的哭声没有作假的成分，她是因兴奋喜极而泣，有了老情人做人事处长，她也升官有日，能不高兴而至落泪么？

什么？”

“你说合理，怎么叫合理？”沈朝东有些喃喃地说，乔广涛这才发现平素台上道貌岸然的行长，近日来已经被职工质疑不公的巨大压力搞得七荤八素，外焦里嫩，狼狈得努力保持外表的平静罢了，他根本没有听进说话内容。原来许多台上人模狗样的人物，不是他有什么真才实学，而是他窃据了那样的位置，不过是只典型的狐假虎威的狐狸，除了鼠窃狗偷坐上职位，并没有什么其他能耐。高兴时，得意忘形；遇到事，便惊慌失措。

“我没说不合理，我说的是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”

“这是行党委集体研究的，也征求了一些科长的意见，这就是解释。”从名单发布起，沈朝东就不得安生，不断有人找他向他诘问，应接不暇，但他又无从回答，直感到身体虚脱，内分泌失调，此刻的沈朝东完全没有了章法。

“那么有没有翻云覆雨暗箱操作徇私舞弊的问题？”乔广涛已是全然不计后果。

沈朝东阴着脸，眼睛平视，黑眼珠也不滴溜溜乱转了，沉默不语。

“你们这样做，上点层次说，是不讲党性，对党的培养不思回报，反而用党给的权力为党抹黑。往低点说，你们的道德水准有待提高，你们做的手法太低劣，近乎无耻。”因为怒气冲胸，乔广涛已经不再择言。

沈朝东仍然沉默。不是他好修养，而是对于这种场面，心里愤怒却说不出话来。

这时又有人嚷嚷着要进来找行长谈谈，乔广涛看到是统计科的何振海，对来说：“请等两分钟，马上就完了。”来人便极不情愿地坐到外面的沙发上。

“老沈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说有个暴发户乘船过江，船到江心，暴发户忽然大叫有贼！众人大惊，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原来一块巨石上刻的是‘江心赋’三字，别人告诉他那不是‘贼’是‘赋’，暴发户不愿在人前丢脸，便自我解嘲：‘赋’（富）是‘赋’了，总有些‘贼’样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沈朝东抬起头问。

“没什么意思，说你是那位暴发户，你一定不同意。但今天认识你，我才知道穿着袈裟的不一定是正经和尚！别看你做了县处级干部，仍然有些贼样。”

第三十二章 整肃纪律

沈朝东虽然不是笨伯，却显然没想到事情会掀起如此惊涛，频频被动接待来访职工，搞得他心烦意乱，汇到他耳朵里的信息是尽管大多数人未发表意见，但背后多有微词，有人竟联想到他被贴白对联的事，说终于明白人家为什么那样做了，做事太鸵鸟——埋上头便不顾屁股，不讲一点原则性。更严重的是有人欲乘车去省分行反映问题。沈朝东闻信大惊，立马派胡学军在车站拦住人，好言相劝，利害恫吓。

这也提醒了沈朝东，他立刻联系省分行办公室，安排向裘行长汇报工作的时间，当日下午便去分行汇报情况。这是沈朝东经历官场多年的小聪明，先行向领导汇报，等于预先在领导与临城行职工间设置了一道防火墙，不用说领导自然是支持他的，即使领导以后听到什么反映，在内容上也要打上折扣。老沈早汇报完了，是按照方案实施的么，你们还有什么好反映的呢？并且，一个地市行的中层竞聘，在省分行行长眼里，算得上什么事啊。

沈朝东向裘行长汇报的是：竞聘制定了周密的方案，并完全按照方案施行，一些落选的同志思想上不能接受，有些人行动言论过激，有些非理性行为。分行行长如何安抚沈朝东，不得而知，但他回来时分明拿到了上方宝剑：省分行领导完全肯定临城行竞聘工作。对于个别想搅事的人，可上报省分行，分行行长将点名在全省批评，让全省人行系统都知道你光想当官！近乎侮辱性的领导恫吓定性表态，立时扑灭了明火，却难以止住暗窜的地火，沈朝东上台以来心心念兹，精心打造的公正形象在职工心目中

都拥护了，其他人还能说声不字么？

然而其他科室一般同志也没有人愿意发言，大家看得很清楚，这整顿纪律一说，在机关单位其实是下下之策，首先是机关单位有其自己的特性，那就是凡是刚性的工作须在时间内完成，任何人都都会首先完成任务。如果没有必须时间内完成的工作，有些人有事情往往给科里打声招呼晚来一会，这就是日常机关单位常有人晚到的原因，也是机关普遍存在的现象。硬性地抓纪律，只会好上一阵子，过不多久就会恢复平常，一而再，三而竭，重复进行，反而降低领导威信。其次，谁能说自己哪天有事情不会晚来一回呢？既然如此，谁又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种讨人嫌的发言呢？职工可是现实的啊！再则，也是更主要的原因，沈朝东整顿纪律的动机，人们有充分理由怀疑是转移矛盾焦点，他上任伊始为什么不整顿呢？

这下沈朝东很是恼火，他将胡学军召到办公室，未等对方坐稳便急着问：“纪律问题该不该整顿？”

“当然应该。”

“职工为什么不愿发言？”

“大家平时散漫惯了，一时紧张不大适应。若发言怕别人议论。”

“这是什么心态？这个行没有正气么？怪不得这么多年工作上不去！各科科长都要发言，然后找几个有上进心的同志发言，这项工作必须做！”

一星期后，临城市分行举行了隆重的加强劳动纪律全行会议，职工坐稳后，主持会议的孟副行长宣布：“根据沈行长指示，行党委决定：从今天会议开始，会前唱国歌。全体起立——”孟行长说得很有策略：“根据沈行长指示……”

工作人员放响了唱片，雄壮的国歌在会议室回响，唱片里的声音超过了职工的歌唱声，直到一曲终了，职工重新坐到椅子上时才对此举的突兀感到讶异。

接下来，各科长轮番上台，大谈纪律整顿的必要，翁景红高亢的声调，打消了大家昏昏欲睡。

当郑拓上台的时候，乔广涛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想不到他会上台，一个不喜欢出风头的人，怎么会做这样的表演呢？

最后，沈朝东作了总结发言，认为大家要求整顿纪律的心愿十分迫

第三十三章 远走他乡

沈朝东焦头烂额，却丝毫不反思自己做得有什么差池，相反，他认为临城分行职工太过强悍，竟然敢于毫无畏惧地当面对他质问，队伍真是不好带了。他并不担心这些人能掀起多大风浪，忧心的是他们的一些“下作”做法，比如往分行寄告状信行为，在分行领导及同僚面前丢他的面子，质疑他的领导能力，屁大点事竟然搞不拢。如果，再被“彼可取而代之”的人借机利用，他的职位将完全被倾覆。

昨天下午，他锁在办公室里想着这些事情，很是愤怒。突然电话响起，是省分行监察室冯主任打来的。他与冯主任并不熟识，便言不由衷地说欢迎过来玩呀，对方说已经来到，就住在临城宾馆，如果没什么急需处理的事情，请他过去一趟。他很是不解地到了宾馆，才明了冯主任此行的目的是代分行训诫。监察室接到很多反映临城行竞聘不公的匿名信，扬言不撤了沈朝东将怎样怎样，向分行裘行长汇报后，便安排冯主任到临城与沈朝东谈话，告诫他要倾听职工意见，疏导大家情绪，而冯主任之所以不到行里去与其他班子成员会面，完全是不愿让职工知晓，扩大影响面，这是上级的工作方法。

在返回的路上，沈朝东面有愠色，心头动怒，越发认定背后有人对他不利。没有奸邪小人操纵，同是班子成员，为什么职工只是找他理论，而不与其他成员计较？没有人暗挺，职工为什么如此理直气壮，公然面争？而且还向省分行纪委监察部门反映，用心险恶。他狭隘心胸圈括住大脑，认定自己思考得极有道理，除他信任的一些人，全行人枪口都对准了他，

必须反击，整顿纪律唱国歌皆是反击一环。其实，职工反映强烈的问题，就是竞聘没按照方案实施，过程不透明，存在暗箱操作问题。

沈朝东只有当夜深人静时才扪心自问，残存的一丝良知浮现，也不得不承认有几人确实是用错了，他与胡学军私下交谈时也坦率谈到，这说明沈朝东同志也有感性真诚的一面，但是，这一面仅仅一闪便过去了。心里的认识传达到嘴上，他仍然坚持党委在竞聘中做了正确的选择，所有不同意见全是无理取闹。

沈朝东在台上仍然是吆五喝六，风光无比，一副君临下界的气势。在会议上，他说竞聘的事情已经结束了，选拔了一批优秀的同志走上了领导岗位，个别同志有意见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话虽这样说，但内心却十分怯懦，察觉到职工似乎有股与他过不去的情绪，见到他远远地躲着走的人多了，躲不过的打招呼他总认为有些勉强，自然乘机与他套近乎的人也有不少，他清楚这是因为他手里有权力，这些人有奶就是娘，一旦权力不在了，骂他比别人更加恶狠。但此时，他需要他们的虚情温暖。

沈朝东对那天观察到胡学军及翁景红迟到有些生气，狠批了他们一顿，说：“我制订的制度，别人还不敢逾越界线，你俩带头破坏，岂不是打我嘴巴，要给我扒豁子是不是？”两人要解释原因，沈朝东摆手说不必了。

两人属行长圈子里的人，从维护行长出发，小心报告了他们了解的职工的不满情绪，沈朝东说：“有情绪说明管理工作仍然不到位，决定进一步制订配套措施，从下月起从每位职工工资中扣出一百元，进行考核并且与工作绩效挂钩，由科室进行具体执行，没有迟到早退并完成当月工作者，可发考核工资，为奖优罚劣，防止各科走过场，不能平均发放。”

胡学军不敢怠慢，立即执行，不料此措施却引来全行强烈反对。职工理由是既然要考核，不能拿职工自己工资进行，工资是国家核定发给个人的，是劳动所得，考核应当另行设立基金。各科室自然不愿得罪自己的职工，科长们充分展示出职场老油条的聪明才智，既然行里规定不能平均发放，便说好，本月让张三拿一百二十元，李四拿八十，下月两人换过来。其实这主意并不稀奇，千年前就有人用过，便是朝三暮四的故事。虽然扣除的工资，变个方式被科室还给自己，职工感情上却难以接受，全行怨气便发泄到胡学军头上，认为胡学军不是个东西，为什么不向沈朝东表明此

举不妥？

如果说职工对所扣工资考核的不平仅停在感性上，不过很快有聪明人发现了实质问题，据说最先看出端倪的是老董，老董自负地对人说：“恐怕我不指出来你们再过些天也不会明白。表面上虽然每月扣个人一百元数额不大，但全年就是一千二百元，这些钱就不在你工资总额里啰，而你的住房公积金、养老保险金等是按你每月工资额计提的，这样下去，你全年应提取的‘两金’，在应提总额中就少了一千二百元。须知，个人提取额国家还给补百分之百哟！”窗户纸一破，大家便计算起全年各自少了多少“两金”，议论纷纷。

饱受攻讦的人事科长胡学军将职工的议论，经过一番过滤，转弯抹角地向沈朝东作了汇报。沈朝东拍拍脑袋，眼珠飞转，认为应当对职工灌输新的理念，进一步加强思想工作。他首先想到一直没有实施的齐山县农信社老贾所言的职工培训，沈朝东不知道齐山县信用社职工对所谓的培训的评论，那完全是听传销似的洗脑，或许，他需要的就是洗脑效果。他让胡学军联系老贾，老贾很快回话说北京的老师时间上安排不过来，沈朝东不得已只得另找会念经的和尚。

这天全行职工聚集在会议室，听取据说是从省城请来的老教授就职工理想作主题演讲。台上的教授白发稀疏，西装革履，面容丰腴，猛一看有几分学者风度，但一开口却恶俗无比，他夸口自己每年都要到全省各地的多个行业系统作主题演讲，历时两三个月，好评如潮，利用自己的余热做社会道德建设，是功德无量的事业，却不肯透露自己借此捞了多少钱。

讲到中间，他做出结论，任何单位的职工再聪明也不如单位的一把手聪明。推论过程是：他是一把手，所以他聪明；你当不上一把手，所以你不如他聪明。

郑拓想起卧龙先生诸葛孔明阵前骂敌手：“皓首匹夫，苍髯老贼。”此之谓也。

乔广涛则大呼直娘贼，他附在郑拓耳边：“这老匹夫说每年在外两三个月演讲，虽然牛B，水分不大，哪个单位头头不喜欢听别人告诫下属，你不如他聪明？不要做反对领导的事！”郑拓点头称是。

职工听得不耐烦，心里直催快结束，台上老匹夫却越发精神，整整讲了一个小时。职工不了解，讲课是按钟点计费的，一般教授每小时费用五

种事情。警察不配合，沈朝东也只得作罢。

可是随后突然发生的一件事，让沈朝东抓到了让警察配合的好机会。

深夜，被职工的愤怒狂轰滥炸了一天的沈朝东好不容易回到下榻处。

胡学军敲门进来说：“行长，累了一天，出去散散心吧。”

沈朝东勉强笑笑：“很累，不想出去了。”

胡学军坚持：“走吧行长，被这帮素质低的人缠了一天，去个空气新鲜的地方，呼吸点新鲜空气。”

沈朝东便起身随着胡学军来到楼下，上了路虎车，问道：“去哪里？”

“沈行长，你先睡一会，马上就到。”胡学军调转头，驶上街道，车子疾飞向前，街灯纷纷往后奔跑。

沈朝东闭着眼提醒：“学军，开慢点。”

胡学军很自负地说道：“行长还信不过我的驾驶技术？”

车辆很快行驶到郊外，窗外黑咕隆咚，风声呼呼，不知走了多长时间。沈朝东睁开眼，觉得自己置身在一望无垠的草地，衰草枯黄，风吹草低，秋风阵阵，四野无人，这是什么地方？

远处天空黑云压来，沈朝东浑身发冷，牙齿打战，又一阵秋风吹过，倒伏的枯草间，突然窜出几匹饿狼，向着他奔来，饿狼凭借其矫健有力的身躯，以及难以置信的奔跑速度，瞬间来到面前，张开食肉大口，向其噬咬。

沈朝东大骇，想跑，腿却难以挪动，急呼：“学军！”没叫出声音，腿猛力一蹬，醒了，一头冷汗。

还未从惊悸中缓过劲来，手机响了，他又是一惊，立即打开床头灯，光亮为他稳定情绪。

手机屏幕上，没有号码，他按下接听键，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历数他的种种恶行，什么作秀、黑心、好色贪财，并问候他的妈妈，怎么教养的乌龟儿子。

沈朝东默不作声听了五分钟，愤怒不已。

第二天一早，沈朝东接通侯局长电话，如此这般说明了事情经过，提出了严正要求。

侯局长说：“老沈，有必要么，不过就是泄愤。”

沈朝东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有必要。”

泪下。

好几天没见到乔广涛了，手续应当办得差不多了吧。多少年的兄弟，一旦分开了，心里竟有些空荡。过几年他或许家也要搬了，天各一方，有了自己生活的新圈子，乔广涛还会想到往昔一起玩的旧友么？当年，曾经有一次乔广涛学着陈胜口气说：“苟富贵，毋相忘。”看着郑拓一脸不屑，说：“你不相信？是的，不相信，你不看后来陈胜把他伙伴全杀了么？在不同的环境里，面对各自的事情和烦恼，谁也帮不上谁，从此两相忘却。这世上哪里去寻高山流水披肝沥胆的友谊啊！”

唐娜骑着电动车擦过身边，摆下头说声：“走了。”原来她说的是“郑老师，走了。”有时还慢下来，陪一段路说上几句话，现在提上了级别，“郑老师”三个字已经省略了。呵呵，无用便扔在一边，现在人精明得很呐！

到了办公室，正往杯子倒水，小陆科长过来安排说：“明天去销毁。还是你持枪吧。”

这一时期因了竞聘，郑拓虽然想得开，情绪多多少少受些影响，除了那天吃饭与乔广涛谈过一点，他不愿与任何人说起，结果就这样了，有什么好说的呢。刘媛似乎也没怎么在意他的情绪，回到家里，总是絮絮叨叨地嫌郑拓眼里没活，家里乱得不行也不收拾，郑拓总是沉默以对。刘媛说多了，他便到卧室，躺到床上看书。好在刘媛并不攀他，念叨完自己便去收拾。

那天，他与乔广涛喝了很多酒，最后，乔广涛坚持请客到世外桃源KTV唱歌。在房间里，乔广涛为郑拓点上烟后，看着进来等待挑选的两排小姐，越俎代庖为郑拓选了一位高瘦小姐，这是他喜欢的类型。李敖所谓“高瘦白幼秀”，郑拓深以为然。乔广涛自己要了一位丰满型。

灯光幽暗暧昧，乐曲缠绵悱恻，冷气无声吹拂。两位小姐丝毫不把自己当外人，吃瓜子喝饮料相当随意。一曲歌罢，郑拓看到乔广涛早已对小姐上下其手，旋即二人抱做一团。郑拓心跳加快，左手一把搂住小姐的腰，右手开始在乳峰上摸索。

乔广涛豪气地说声：“来全套，我请客，照顾好这位老板，沙发归你了。”便相搂小姐进到小套间。

第三十五章 执手相别

乔广涛终于办妥了所有手续，走马上任去了。今朝为此别，何处还相遇。郑拓心有不舍，又不愿在无为歧路，上演儿女共沾巾一幕，只说：“你走时阳光灿烂，我不给你送行，你回来风里雨里，我为你接风。”乔广涛动情地说：“毕竟多年好兄弟。我与建光说说，你也来吧？”

“等你混上副总再说吧，就不麻烦建光了。”郑拓婉拒。

乔广涛明白郑拓的意思，托人办事其实是功力逐减，直接人还好说，再隔一层力道就差多了。郑拓也是不愿求人的人，尤其是熟人。

在小雨霏霏的火车站台，郑拓看着乔广涛登上列车，很快，乔广涛出现在列车窗口向他挥手。由于离得较远，玻璃窗也不能打开，郑拓看到乔广涛似乎说了句什么，他想走上去，又想到也无非是再见之类的话，便没有动身。列车开动了，乔广涛再次挥手，露出微笑，郑拓也挥起手来，看着列车尾节车厢渐渐远去。站台上已空无一人，小雨仍在下着，郑拓心有几分寂寥，却无感慨可发，回转身，慢慢走出站台，出了车站，汇入到来来往往的人流中。

那天已是下午下班时间，郑拓正要离开办公室回家，胡学军电话邀他与乔广涛一起坐坐，郑拓本能地推托，说：“真不凑巧，自己刚好晚上有点别的事。”他不愿再与胡学军交往。竞聘前，作为党委成员竞聘办公室主任，郑拓始终认为自己与胡学军私交不错，凭胡学军与行长的关系，关键时他会在行长面前美言几句，哪怕只是实事求是地介绍，也会为自己争分。而事实证明那不过是虚妄的一厢情愿，该说话时，人家没想起与自己

的友谊，能发挥的作用没有发挥。

胡学军诚恳地说：“你俩是这么要好的朋友，就算是我给乔广涛送行，有什么事情先放一放，来陪客，就我们三人。”郑拓推托不过，只有应允。

当晚三人喝得十分坦率，胡学军恢复了真身，完全是和自己的兄弟吃饭时的模样，不用谦让，一杯杯地喝。从他吞吞吐吐的话语里，二人得知，其实乔广涛笔试面试总成绩第二，何振海是第一名。郑拓也在前八名里，但领导研究讨论时，并没有看重分数。对于不公布成绩，本来他是坚持按方案办的，不执行方案，容易引起不良反应，领导将处于被动。但那样，好几个关系人第一轮就要出局，领导便不让公布分数，自己人微言轻，没有办法。其实，他也不是沈行长的分身，行长的一些做派，他也有不同看法，比如使群众枪口全对准他扣个人工资考核一事，开始他就提出不可行，但行长坚持，有什么办法，最后不得已改正，使职工全讨厌他，认为是他没出好点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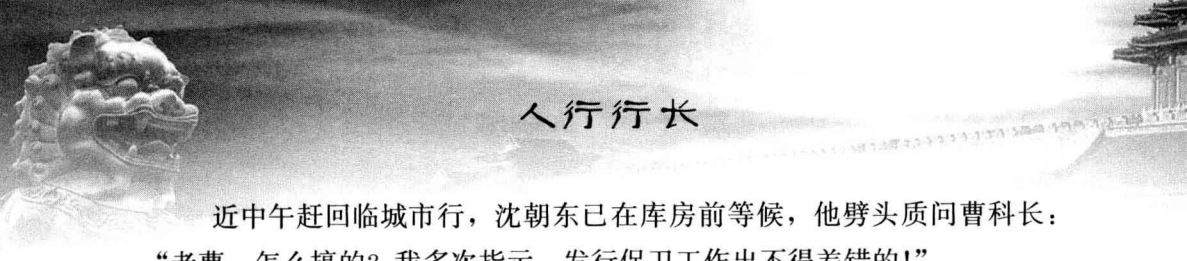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，他举起杯对乔广涛说：“走吧广涛，树移死，人挪活。你混好了，哪天我在人行混不下去，就去投奔你。”乔广涛忙说：“胡科长，你这玩笑开大了，你是党委成员，行长的红人，不用提拔转任就是副行长，我在外混不下去，再来投你，别说不认识啊。”

郑拓一直没有说话，静静地喝酒。听着他们或纯真或不着边际的谈话，心中泛起一丝忧伤，是乔广涛的离去、胡学军的真话作祟，还是自身的境遇使然，他说不清楚。

离开的时候，胡学军手拍着郑拓的背说：“今天喝得高兴，说得不少，话哪说哪了。”郑拓知道他的意思，他有意无意透露出来的一点实情，不希望传出去。今天或许是风云际会，明天一上班，胡学军又是干人事工作的胡学军了。

乔广涛拦下一辆的士，郑拓说：“你们先走吧，我想散散步。”二人并没有多劝，便登车而去。郑拓站在空旷的马路上，街灯闪亮，蜿蜒伸向远方，轻风拂来，玩笑似的让人凉爽一下，便立即闪去。

那天在扣动扳机的瞬间，他惊悸地从床上坐起来，一时间他甚至想到了燕子楼的故事，夫妻应当相依相扶，相伴人生路。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做这样混账的梦，看看身旁的刘媛睡得正熟，郑拓悄然下地，到客厅里，坐到沙发上，为分辨是梦是真，他狠劲扭下自己的胳膊，直到感到真切的疼



人行行长

近中午赶回临城市行，沈朝东已在库房前等候，他劈头质问曹科长：“老曹，怎么搞的？我多次指示，发行保卫工作出不得差错的！”

曹科长一言不发，沈朝东跟逢处长说：“中午了，先吃饭。”逢处长一口回绝道：“老沈，饭等会再吃不迟，马上查库！”

按照账册及库存现金余额，库房现金正好多出一百八十万元，那袋在销毁地千呼万唤不出来的五十元券袋，就在一排硬币箱旁边靠着。

清查原因的重任又落在曹科长身上，他带领有关人员仔细分析原因，查找出错的可能性，最终写出的报告原因是：因为查库时库款移动，五十元券与五元券数字相近，五元券与五十元券搞混了，将五元券袋子装上了车。

接下来就是分行对这次事情的认定，是“差错”还是“事故”，同是两字，性质却迥然不同：“差错”无非是一次小失误；“事故”问题可就大了，吃不了，就须兜着走。

经过几次反复论证，省分行同意临城市分行的调查结论，因为没有什么损失，不见的钱袋完好无损，只是没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。省分行最终认定属于“差错”。事情总须有人负责，曹科长调离发行岗位到工会办公室工作，其他经办工作人员年终不得评为优秀。

省分行认可结果让沈朝东如释重负。出了差错是工作责任心问题，以后加强注意就行了。但也有人认为五十元券与五元券袋子，无论从外形、重量、甚至摆放顺序全不相同，装车时管库员也要清点核查，应当不会出错。甚至有人说，这次销毁前看到曹科长与翁景红急急慌慌地到沈行长办公室。这也没什么，科长向行长汇报工作再正常不过。私下里的议论很快无声无息了，时下有证据的事一般也没人明目张胆地拿来乱说，何况是捕风捉影的事呢？

第三十六章 大梦谁觉

临城行办公大楼的外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大门两侧是新立的不锈钢框架的宣传栏，上面是临城行轰轰烈烈加强管理科学发展的新举措。办公楼内，迎面则是一幅小些的表扬性质的宣传板，内容时常变化：巾帼女英雄翁景红扎根金融创大业，受到市政府记二等功表彰；胡学军一心扑在人事工作上，思想工作闯新路；节约型的好干部林长清；市委市政府表彰金融工作给金融机构的贺信，杨副市长对近年来金融工作的批示“今年金融工作力度大，成绩显著”的放大的照片；临城分行代表队团结拼搏在分行职工才艺大赛上获得三等奖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沈朝东多次讲临城行在政府的地位日益提高。有次政府开会，市直机关有四家单位被邀请到主席台就座，人民银行即是其一。又一次政府发什么奖项，行里考虑到名额少，提出不参加参评，但市政府仍然把奖项给了他们。职工听得耳朵生茧，心头生厌。

胡学军按照沈行长指示，要求每位职工自创个人座右铭，除喷绘成巨幅画张贴在大会议室的后墙外，还制作成有机玻璃的方牌，放在个人办公桌上，以期时时鼓励自己努力工作。沈朝东写的是“诚实做人，公正做事”。职工的方牌座右铭放在桌头的并不多，多数放在办公桌抽屉里。

表面上风风光光，越来越多的职工却在不同的场合发泄不满情绪，最根本的原因是职工的收入明显减少了，原来多多少少有点的——政策上可发可不发——职工福利，全部停止了。沈朝东会议上强调，要切实执行财

经纪律，全省人行系统都取消了福利，并安排胡学军派人到别的地市考察。参与考察的人士估计没有正确领会沈朝东意图，回来后向有关同志介绍，严肃财经纪律是事实，但人家运用的是政策性与灵活性的结合，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。这一消息迅速传开，了解真相后的职工更是议论纷纷，同省同系统的机关，为什么其他行福利比我们搞得好？这让沈朝东大为光火，吹胡子瞪眼让胡学军代表党委与走漏消息的人谈话，告诉他们不要乱讲，马上闭嘴。

更搞笑的是周边一地市行，为职工搞了点还算可观的小福利，某位人行职工的表弟恰巧在那上班，但在电话里向职工炫耀了一番，职工们又议论起来。传到沈朝东耳朵里，他抄起电话向对方行长询问：“听说你们搞了多少多少福利？”

“没有！”对方回答斩钉截铁。

“我们行谁谁的表弟是你行的，他说的。”

“……”对方默然。

沈朝东本来欲为众人上演一出不经导演彩排的话剧，他料定对方一定会说“不”，可是猜中开头，却没猜中结尾，未料想在 YES 与 NO 之间，还存在第三种回答。不否认即是承认，让老沈暗叹晦气。

沈朝东私底下加紧了离开此地的操作，他一面向省分行领导提出，来到临城市行工作已经近三年了，按照干部轮岗制度，也应该调整了，一面频频请有关处长们吃饭，时不时再奉上购物卡。

一天晚上，沈朝东饭毕从酒店出来，挥别他人，拉开车门，正欲上车时忽地来了兴致，他让司机回去，自己散步消化食物，欣赏夜色。

当他走到一处街口，等待绿灯，以便穿过街道，拐上另一条路时，忽地从旁边子弹头小车上冲下一人，不由分说，对其耳部便是一拳。沈朝东眼冒金星，扑倒在地。那人随即跟上一脚，转身上车，绿灯适时亮了，车子直冲前去。

小车远去了，有热心群众围上来，问其是否需要上医院，并告诉他那人穿着身形及车牌号码。有人嚷着要报警，被沈朝东阻止了，他影影绰绰觉得这人是吕思宁。

吕思宁多次与翁景红商议设局诈取点沈朝东的钱财，但翁景红一直不做回应，他很是不满。这日晚饭毕，坐朋友车去茶楼打牌，等红灯间隙，

他看准是沈朝东站在路口，便冲出车，出了一口鸟气。

终于在十月末，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，分行来人宣布沈朝东调任省分行担任人事处处长，虽然是平级调动，但大家均知道分行人事处长的分量高了一截。人事处长虽然没有人事决定权，但他至少有考察提升干部向行长汇报权，离权力核心近了，不出什么意外，升迁是早晚的事。沈朝东等于事实上升迁了。

又从外地调来一位敬姓行长，一直准备接任行长的孟副行长此次不但没能如愿，还交流到外地做副行长去了，这被认为是沈朝东起的作用。沈朝东将所有的不爽记在了老孟身上，他怨毒地认为即便老孟没有推波助澜，起码也是坐在城头观山景，不仅让你接不上班，还要让你动动地方。最大的赢家是胡学军，作为党委成员行长助理的他顺理成章地转任副行长。

在宣布调令大会上，杨副市长代表市政府对沈朝东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，说他将货币政策与本地具体情况相结合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对本地经济发展，对金融机构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；领导和带领金融机构和全体员工积极探索支持经济发展的新路子，取得了很大成绩；市政府对沈朝东同志的离任，很是惋惜。

而后，在中层干部参加的茶话欢送会上，大家兴高采烈，言不由衷地回忆沈朝东做出的种种成绩，一边往嘴里送进食物。突然间，一声痛哭震动四座，大家立时错愕，这号啕声在大家努力营造的轻松氛围中，不啻于孙悟空出世，一时间山崩地裂，日月无光，惊天地，泣鬼神。

原来是翁景红因留恋沈朝东行长离去而失声，她边哭边诉说：“沈行长开创了我行工作新局面，使临城行做到了在地方政府心中有位置，在分行领导跟前有面子。沈行长离去，是临城行一大损失！”看来翁景红动了真感情，没有任何做作，说的声泪俱下，令人唏嘘。

翁景红的痛哭，赢得其他参会人员偷偷地会心微笑，大家相信翁景红的哭声没有作假的成分，她是喜极而泣，有了老情人做人事处长，她也升官有日，能不高兴而至落泪么？

欢送会一过，沈朝东便夹着尾巴登车仓皇而去，没有像历届离任行长及老孟那样到各科室与同志们握手道别。自然，大事不糊涂，他带走了市政府奖励金融机构的百万奖金中，人行所得的七万元——约总额的三分之